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  
第五十四回 鴛鴦帳新婦聽經 錦屏女送夫贈衲

光明寂照遍河沙，凡聖含靈共一家。 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才動被雲遮；  
驅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  
隨順眾緣全無礙，涅生死是空華。

單表了空同玳安南來探母在寺中失散，被強賊擄至大營，獻與淮海李全大王。有梨花槍楊夫人收在帳下，與錦屏小姐成婚，強送了絲鞭。了空不肯破戒，日夜與錦屏小姐講經宣卷，持齋拜佛，二人同心學道，全不行男女夫婦的事。白日一桌而餐。晚來各床而寢。後來錦屏小姐平了黑山賊回營，楊夫人要等李全大王回來，擇日完婚，也不強他。原來大寇李全，因降了齊王劉豫，奉了令旨，同世子劉麒領五千人馬隨兀術徵南，在淮安鎮守。後因兀術金山大敗，被岳元帥領兵趕過淮揚，因此李全敵擋不住，退回山寨。聽兀術大兵再圖進取。

那日進得營來，楊夫人、錦屏小姐接見已畢。問了平安，李全便問行後寨中得了多少金銀、子女，各山寨主多少投獻？楊夫人叫營將把冊籍呈上看了，上有沙彌了空。李全大笑：「似此沙彌，要他何用！我們又不是南寺裡和尚，北寺里長老，收了他去燒香掃地，打鼓撞鐘。從來說僧尼三不利，就該一刀殺了，撇在一邊，留在營裡做甚麼。」楊夫人笑道：「這個沙彌倒比金銀財寶不同，他生的面如滿月，眉有毫光，果然有羅漢的威嚴，天人的相貌。我想女兒今長成一十六歲，這山寨裡，得那招個好人家兒子為婿來，這沙彌年貌與小姐相當，天賜一對姻緣。專等大王回營，揀取良時吉日以完婚配。日後我夫妻兩口，又沒有兒子，有了錦屏武藝，和丈夫可以任其大事。」李全便叫傳了空來見。只見了空穿一件茶褐僧衣，合掌當胸，不行禮拜，只打一個問訊說：「南無無量壽佛。」這李全抬頭一看，見了空一表不俗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唇紅齒白，與錦屏小姐恰是姊妹一般，不覺十分歡喜。問了他生時八字，恰與錦屏同年同月同日同時。又問他家鄉住處，說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千戶家的公子，就知道他是大家有根基的兒子。一面讓他坐了，細問來由。了空便將南來尋取母親，被寺中土賊劫擄到了大營，專等將軍來發一個慈悲，放一條生路，得母子完全，勝造七級浮屠。說畢淚如雨下。李全說道：「既到此處，就是天緣了。況與小姐生時一般，正是千里紅絲，姻緣已定。」即取了歷來，看看今日正是黃道良辰，不犯紅鸞，大吉星照命。忙傳下令去，整理合婚筵宴與駙馬小姐任親。那營裡軍令森嚴，百般齊備。不一時請了空回房沐浴，把穿的沙帽僧衣，早被服事的營兵一頓剝了。了空無奈，只得換上錦衣巾履，從書房裡鼓樂引出。錦屏小姐退入洞房，也沐浴更衣，從屏後一班細樂擁出。設下香案，李全夫婦看二人雙拜天地，兩邊營將都換了吉服排列左右，營中金鼓吹打，聒天響亮，是好一對夫妻。但見：

男相莊嚴，女容端肅。一個價花貌雲裳，不亞帝宮天女，一個價修眉碧眼，渾如淨土比丘。一個要離色界無色界，安排坐象騎獅；一個要非想非非想，指望乖鸞跨鳳。不能阿難超三界，且使摩登困一床。

二人拜了天地，回拜父母，交拜訖，差兩個兵婦權作媒人，送入洞房合巹。這了空不破酒戒，小姐也輕輕接來，放在桌上，點上燈燭。二人原是同居熟了的，也不做客，依舊對桌而坐。侍女送上茶來吃了，了空焚上一爐檀香，高聲念一卷《大悲觀音阿羅尼咒》。念咒已畢，又是一卷《金剛經》。直到一更時候，錦屏小姐卸了殘妝，卻來了空身邊坐著，講問經法。

因問了空：「這佛道中男女俱得成佛，卻要女換男身，來世方成佛道，請問女身如何得轉？」了空答說：「《維摩詰經》說有一天女說法，舍利佛言：『你既悟道，因何不轉女身？』」天女說：『我從十二年來悟了佛法，求女人相便不得見，又從何轉？即如做傀儡的，雕成木女兒，原非真相，又何心轉。一切諸佛，亦無定法，況有定相，一有佛性，即非女身。』」天女說佛法，云何轉女身。參悟得菩提，女身已成幻。譬如傀儡匠，幻化原無相。非身於何轉，大身無分別。而況諸佛法，執相不可議。」

錦屏又問：「一切眾生，如何脫得生死輪迴？」了空說：「《圓覺經》云：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就有恩愛貪欲，俱是輪迴種子。因此種種性根，卵生胎生，濕生化生，皆從淫欲而生性命。當知輪迴，愛為根本。因此一點愛根，生出欲來，就是男女紅白二點，從欲生命，就是生死輪迴公案。從欲為因，從愛為果，愛有順逆，欲為憎嫉。因此生出種種冤債，種種業因。既有輪迴復生地獄餓鬼，但知諸愛不真能，舍眾欲，勤求如來圓覺境界，一清淨身，便見如來。」

云何得輪迴，皆以貪愛故。愛根生眾欲，眾生以為命。各以不淨身，恩愛生顛倒。究其輪迴因，生死在一念。清淨不染塵，便得無上道。

錦屏又問：「色聲香味觸法，以何因緣，從觸得樂？男女相觸，才成夫婦。也有觸到好的、觸到不好的。還是觸好、還是不觸好？請問觸字作何解說？」了空合掌而說曰：「《維摩經》：佛說阿難，汝常晨朝以手摩頭，於意云何？此摩所知、誰為能觸能為在死，為復在頭。若在於手、頭則無知。若在於頭，手則無用。云何名觸。若各各有，則汝阿難，應有二身。是故當知，覺觸與身俱無處所。即身觸，二俱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

錦屏又問：「既說觸非真性，那男女交觸，便有一種真樂從心中來，豈不是個天人相交？以眼代觸、尚不能免，何況凡夫，講再參禪。」了空又說《楞嚴》而為答曰：

「佛說阿難，又汝所明。身觸為緣，生於身識，此識為後。阿難若因身生，以身為戒；因觸所生，以觸為戒。阿難若因身生，必無合離。二覺觀緣，身何所識。若因觸生。必無身汝。誰有非生，知合離者。阿難物不觸，知身知有觸。知身即觸，知觸即身，即觸非身，即身非觸。身觸二相，原無處所。合身即為身自體相離，身即是虛空等相。中外不成，中追何立。中不復立，內外性空。則汝識生，從誰立界。是故當知身觸為緣，生身識界。三處都無，則身與觸。及身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

錦屏聽經已畢，心大歡喜，向了空問訊，情願皈依佛法，了此輪迴。上了牙床，垂下鴛鴦帳，和衣而寢，彼此再無相觸。了空焚了一炷香，自在一張禪椅上打坐。數息觀空，合眼跏趺去了。捱得這待女心焦，家婆眼困。天已三更，瞧了瞧姑爺在房裡和小姐還講經哩。到了天明，傳到大王帳中，說如此這般和小姐終夜講佛法，要度小姐出家，通不曾同床，李全大怒，向楊夫人說：「賊禿無禮，敢嫌吾女醜陋，以邪教外道蠱惑，不如殺了。」夫人勸道：「此僧乃有道君子，若是凡人，不知幾時和小姐成親了。大王息怒，待我慢慢勸他。」李全道：「我有一法，先把他拿來看我行法殺人，自然畏懼，不敢不從。到其間自有主意叫他心轉。」

早起升帳，見了空不來謝親，即傳令刀斧手綁縛了空前來。了空正然打坐，小姐未起，早被幾個丫鬟走至跟前，把了空扶出了繩索。到了廳前，了空依舊念佛，全不恐懼。傳令綁出殺人場將軍柱上，剝出心來，吃個佛心湯。當下傳入後宅，錦屏小姐梳妝不迭，三步做一步走出廳來哀求：「大王且休動手，想女兒和他是夙世的佛緣，不在一時夫婦，若殺此人，兒必不獨生。」忙上前去，拔出身邊利刃將繩索割斷。這李全又是惱又是笑：我正要嚇這賊禿，爭奈小姐護他，如何是好。也罷，叫他看我殺人罷！即時傳下令去：「今日發十路嘍下山，不論僧俗，俱要活捉了獻功。一向上山不曾殺人，日日念佛，損了我的軍威。把和尚放了，押在殺場上看我殺人罷。」小姐明知嚇他，也要看看了空的佛性。小姐進宅去了。

欲求恩愛反成仇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  
自是善財參得破，剗心截頸恨優游。  
了空在此遭困不提。

卻說毗盧庵雪澗禪師，因燒佛得了一百八顆寶珠，縫在破衲裡，被賊僧了塵看見，盜取衲襪逃走南行。也是佛法難容，出門來行到徐州地方，遇見一起臺神和尚，整有十二人，俱是棕團棕肩挑經擔、胸掛佛經，打扮得十分莊嚴。每個人一條扁拐，係一個大木魚，也有月牙鐵拐降龍的銅鑿。看見了塵一個和尚走得忙忙的，拿條短棍就接住他一路同行。這了塵原是營伍出身，不知江

湖上叢林裡暗號。空做了幾年和尚，不曾云游一步。只道是一樣的和尚，那知這方上的靈神成了一伙，如截路強賊相似。遇見孤僧孤道，假裝同道，便裏將來替他挑擔。如有銀錢的就奪了打死在路傍，如有小沙彌，就裏來大家奸宿；如有尼姑，也裏來做個渾家，好不利害。今日了塵遇見這一起，如何脫得手？

他見了塵精壯，就哄了來同行，假說上南海九華聽經說法。到了夜裡，捏了塵，沒甚行李，穿著個破衲。只叫他同兩個徒弟下路去化齋。這了塵心裡也打算：沒有銀錢，哪怕他們強梁。且搭伴往南好走，省得問路。行了數月，到羽山一帶，是淮安地方。天色將晚，一行十三眾和尚走到林子裡歇息。只聽得一聲鑼響，走出五十個嘍來，簍箕圈一齊圍了，把包裹禪杖上前奪了，俱上了繩，背剪綁著往山寨上來。正是太歲中間逢太歲，靈神意外遇靈神。到了三更，走到一個大營裡。天明大王李全升帳，各處嘍將行路僧俗俱陸續解到。這李全一見解到忠義堂大廳上，即叫：「刀斧手伺候，今日捉的俗人，有錢買命的俱各放回。凡有僧人，俱是邪教惑人，游食詐哄良民，綁出去摘膽剜心，不許停留！」一時傳令，那殺人場上將這些靈神和尚一個個剝得精光，衣服包裹收在內庫。先砍下頭來截成四大塊，拋在山後。不消說這個了塵和尚，只為一百八顆珠子出來，不曾動得分毫，乾送了一條性命。

詩曰：

衣底明珠卻暗投，刀山劍樹一時休。

這了空看了，全不動念，佯樣不彩。李全看得明白，說：「此僧小小年紀，這樣膽氣，其實可敬。怪不得女孩兒和夫人說他是個好男子。」走下來一手扯住，喜喜歡歡往後堂去了。那楊夫人在後堂上知道，又早設下筵宴，笙簫細樂、一齊奏起。錦屏小姐穿著一身豔妝，如天仙帝女。忙叫丫鬟取衣服替了空換了，一齊入席。知道了空吃素，也不相強，另備一桌素菜油果，十分敬重。點了一本《曇花記》，逢僧點化。酒席上歌舞成行，香煙滿座到了二更後，酒闌人散，使人扶小姐同姑爺回房。料今番見我殺人的威武和款待的親情，再沒有不和小姐成親之理。他夫婦二人依舊手攜手兒，兩意相投，不似新郎新婦模樣，好似情熟的了。送入房中，點得燈燭輝煌。侍女們都困倦，各自睡去，誰管這和尚的閒帳。

到了三更時候，了空依舊不肯同床，錦屏小姐便問：「師兄，你果無心破戒？昨日講的佛法，我也不肯自墮輪迴。但你今夜再不同床，明日我父親定不肯饒你，那時我也不能再救，不如打發你去罷。我今和你相伴一年，雖不成夫婦，定是前世同伴修行的道友。你去後我也要一心入道，再不從俗招配。待我父母歸天，往山東清河縣昆盧庵來訪你，你可留下一法名與我，我就此送你下山。」了空聞說，合掌拜謝。二人向天立願，與錦屏小姐起了名緣。那時三更將盡，山下雞鳴，怕天明走不遠，被巡山嘍囉拿回來，如何救得？了空便道：「賢弟，我今細想，正是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當日來時是一個和尚，如今穿著一身色服，又無本來衲襪，如何去得？到不如死在此處，也是我前世修因不全，今生遇此災難。」錦屏細想一回道：「有了今日父王在山上殺了許多游僧，剝得衣服、禪杖、木魚俱在。此處待我到廊下去找一件來送你去罷。」小姐走到前廊，果然堆了許多僧衣，即時取了一件破衲襪，一根禪杖，一個木魚。了空脫去俗衣，穿上衲襪，將禪杖挑了木魚，卻從後營一條小路，不走大營里路。小姐送出牆外，了空問訊，飄然而去。山上善神擁護，哪消天明，離山走有二十餘里。正是挑明月為行腳，頓送柔情上法航。有詩為證：

善財參得別山峰，刀劍林中有玉容。

威不屈兮色不溺，這回樓閣去重重。